

似水流年

## 那些年 暖过的被窝

阿蒲

有一天晚上，我去学校接女儿，路过公交车站口，看到两位妇人并排而坐，身上盖着同一张棉被，行李随意地堆放在脚边，显然是在等车。晚上有些阴冷，她们却仿若未觉，在昏黄的路灯下热烈地交谈着，脸上洋溢着温暖与满足，仿佛这一方小小的棉被，便是她们的全世界。

这一幕，恰似一把精巧的钥匙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打开了我记忆的匣子，那些年暖过的被窝，裹挟着温暖与感动，汹涌而来。

夏日酷热难耐，我总会去小展大舅家消暑。农村的夜晚，繁星似细碎的钻石，撒在墨蓝色的天幕上。我们在院子里铺上大竹席，准备度过漫长的夏夜。农村的蚊子又凶又毒，点上蚊香也无济于事。舅舅见状，抱来一把稻草，点燃后，滚滚浓烟升腾而起，刺鼻的气味弥漫开来，蚊虫纷纷逃散。我和表哥、表弟、表姐横七竖八地躺在竹席上，一开始，大家还嘻嘻哈哈地打闹着，可没过多久，困意就席卷而来。半夜，一阵凉风吹过，我被冻醒，下意识地往被窝里钻。不知是谁提议，大家挤在一起会更暖和，于是，小小的薄被下，五个孩子紧紧地挨在一起，脚丫碰着脚丫，胳膊压着胳膊。我们望着满天繁星，听着草丛里此起彼伏的虫鸣声，在彼此的体温中，安然入睡。那时的我们，没有手机，没有电子游戏，却有着最纯粹的快乐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近得能听见彼此的心跳。

小学四年级，我帮二舅去螺门管船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睡甲板。尽管是酷暑，可半夜的海风依旧带着丝丝凉意。二舅早早地在甲板上铺好厚厚的棉被，我像只小猫一样，迫不及待地钻进被窝。躺在甲板上，能感觉到船身随着海浪轻轻摇晃，耳边是永不停歇的潮声，那声音，时而低沉，时而澎湃，仿佛在诉说着大海的故事。二舅的大手轻轻搭在我的身上，为我驱赶着寒意。我望着天上闪烁的星星，听着二舅讲述海上的奇闻轶事，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在那片浩瀚的大海上，一张棉被，两个人，就是我全部的温暖与依靠。

1998年，我分配到桃花中学，初到海岛工作的第一年冬季，校工会组织教职员工去塘头搞活动，入住麒麟山庄。由于房间有限，老师们索性打地铺。地上铺着厚厚的床垫，老板拿出五颜六色的被子，平铺在地面像一幅绚丽的画卷。有的老师围坐在一起，兴致勃勃地打着纸牌，欢声笑语不断；有的老师则靠在墙边，轻声闲聊着工作和生活中的趣事；还有的老师，借着微弱的灯光，静静地看着书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我躺在被窝里，听着大家的交谈声，这一方平铺的被窝，让我心中盛满温暖。

结婚前几年，我和妻子去六横过年。下了船，第一时间跑到小叔家去看望九十岁高龄的奶奶。老人家行动不便，常年睡火柜。见到我们来了，奶奶高兴地起身。我和妻子脱了外套，钻进奶奶的被窝，与她并排而躺。奶奶虽年事已高，但精神矍铄，记忆力超好，讲起大家族的兴衰、童养媳的遭遇、渔业队的往事、兵匪的勾当……这些远去的故事在她不紧不慢的叙述中鲜活起来。窗外，轻风拂过，拂过纱帘。窗内，一张被子下的两代人，一头讲述，一头倾听。被子里的温暖，不仅抵御了冬日的严寒，更让我感受到家族传承的温度。后来，这些故事，我写成了多篇海岛记忆散文，发表在《海中洲》《舟山日报》《舟山晚报》《普陀文艺》等报刊。

如今，生活条件越来越好，空调、暖气让我们的冬天不再寒冷，可那些年被窝里的温暖，却再也找不回来。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似乎被手机、网络拉得越来越远。我们总是沉浸在虚拟的世界里，忽略了身边最真实的温暖。

因为，真正的温暖，不在被窝里，而在人心间。

生活滋味

## 反复

邵迪



晚春，天气很是反常。前几天刚拆了厚被套，洗洗晾晾，心满意足地收进了柜子，看着床上只剩一条轻盈的棉被，感觉自己的身子也轻盈许多。没想，没几天气温急转直下，降温10摄氏度。L先生看着没温度的薄被，发表了他的言论：“不冷吗？明天你会收获一个冻僵的老公。”不，他的原话是“冻死的老公”。L先生怕冷。

我默默地从床上爬起，从柜子里拿出厚被……我本想，熬一熬，熬过去的。天知道，晾晒有多麻烦。你得首先把被套拆下来，再把不锈钢晾衣架搬到阳光最好的地方，把厚重的被子从二楼抱到院子，回头还得抱上去。这还没完。你在晾晒的过程中，得把被子像煎鱿鱼一样，正面反面、反面正面地摆弄，直至被子散发出一种烤焦的螨虫的香味。

如此过了三天，气温大幅回升，又高上几摄氏度。身上的衣服脱了又脱，一件单衣可潇洒出行，脚趾头都想露出透口气。这会，看着衣架上的羽绒服、厚棉衣，嘀咕，可洗了吧？其实，早想洗掉的，但京东洗衣不来本镇上门取件，得候个时间上县城。

某个双休，我把厚重的五件冬衣打包送京东洗衣，感觉一身轻爽。

衣服还在洗，气温又直下，寒潮夹雨而来。邻居说：“今天这天气，穿羽绒服也是可以的。”裹着一件旧棉衣的我，抖了抖身子骨：“唉，太勤

快了，前阵子都洗了！”

气温再次回升的时候，我信心百倍，这回肯定真的热起来了，又搜了一圈可洗的。

我最喜欢做的事，是把厚重变为轻盈，把杂乱变为空旷。一位亲戚的娃在新加坡，说起他们那边，四季温差不大，一年就一个夏季。屋子里就一两个柜子，一年就几套夏天的衣服、一床被褥。我听了很是羡慕。打量家中，好多柜子，接顶的、靠墙的、悬空的、嵌入式的，足足占去2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。吸热发汗科技回弹垫被，大豆纤维保暖冬被，加厚牛奶绒四件套，彩虹电热毯，防爆充电暖手袋，大大小小、长长短短各种围巾，牛皮手套……这些，居住新加坡的亲戚家的娃不需要，不用置办，柜子一下子去除了五分之四，装修费去除了二分之一，居住面积扩了三分之一，我开始描摹一个能打滚的居住环境。

柜子还不够装，换季时经常倒腾。把不用的收到上面柜子，当季要用的收到可够到的柜子。那天，气温又下降了。我穿着前一天略嫌热的衣服，打算去参加一个春季读书活动。邻居进院子时，说了句：“天气又转冷了，你去外面哈，要穿个厚点的外套。”我随口应了一声，嫌换装麻烦，还是直接出门了。

当我吹着海风，坐在台阶上，接受知识与低温的双洗礼，我生生地后悔了，在场诸人，我最凉快！

心灵隽语

## 小路

胡安杰

去年，我回了几次蚂蚁岛老家。走在岛上临近老家的后岙路，这条小路虽经改建，已焕然一新，变得光滑、平整，颜色由苍老的灰褐色变成了清新的青灰色，但恬静的小路两旁矗立整齐划一、紧紧相拥的渔村民房，那风情依然令我感到熟悉。

这条小路虽然普普通通，约两米宽，却是附近村民的出行要道。在我童年时，它是条泥土路，高低不平，晴天扬灰尘，雨天积水泥泞。在我青少年时，它是条砂石路，粗糙、简陋，不时有石子突起，仍旧多有不便。在我成年后，它是条水泥路，平坦、坚硬，还设置了排水沟，装上了路灯，村民来往大为便捷。到我中年后，它在渔村生活污水治理中，进行了改造，路面留下了一道道埋设排水管的混凝土浇筑抹平的痕迹，多了一些大如磨盘的窨井盖。它虽然经历了多次改变，但不变的是一心一意伴随村民们前行，默默承载着充满动向和希望的脚步和车轮。

蚂蚁岛小，路自然也小，在岛上还有许多这种小路，我难以记清。行人和非机动车较少，大多显得幽静、冷落。在沈家门城区，小路通常是与老居民小区相连，也有与蚂蚁岛相似的情境。

沈家门的大道或大街宽阔壮观，常有行人、车辆川流不息的景象，但我去商店购物、小公园休憩等，还是喜欢抄小路，节省时间和精力，贪个快捷，不亦乐乎。

年轻时，我从蚂蚁岛的长沙塘村去大兴岙村办事，因为不会骑自行车，走沿海马路至少要花费半小时，而翻越山路虽艰辛，但只需十多分钟，我就绕近选择山路去。山路狭小、崎岖，随着

山势，沿茵茵的野草、绿幕般的树林曲折而上，从山岗上延伸至大兴岙边的山脚。我一边走着，一边观赏着山路边的景色，怡然自得，不知不觉走出了山路，很快走到了大兴岙村，深有路不在艰、有近则行的体会。

小路虽小，不起眼，却能开阔人们生活的空间，是人们享受生活的佳境，让人们丰润生活。坐在住房旁边清风习习的小路或弄堂边，休闲、聊天、乘凉、下棋，愉悦惬意，其乐融融；悠然在离家不远的静谧的小路上散步，放松身心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沐浴温暖的阳光；游走在乡村的田间小路、河湖堤边或海塘坝上，田园、河湖、大海美景尽收眼帘……

几年前初冬的一天，我在沈家门悠闲漫步，走到大蒲湾一个老居民小区的小路，路旁摆放着几条休闲长椅，长椅上安逸地坐着四位老人，我也在长椅上坐下来休息一下。老人们饶有兴致、开心地聊着天，我听到了他们的幸福之音。有位老人每月退休工资有五千多元，开支有余，生活无忧；有位老人的儿子工作在定海，比较稳定，收入蛮好；有位老人两个月前到杭州女儿家住了一个月，过得蛮舒服……他们真情实意地在小路边互相交流，舒畅的笑声在小路上飘荡。

时代的进步，社会的发展，让无数条过去的小路扩展、壮大起来，逐步蜕变成了康庄大道和繁华大街，实现了重大提升、华丽转身。可以说，过去的小路功不可没，是今天无数条康庄大道和繁华大街的引导者和带动者。

写到此，我不由对小路心存赞意。